

写书和走路、开车类似，都喜欢自己熟悉的路。

专业的作家每每会有体验生活的做法，

而我，只能将回味生活当作体验。

我工作后开始的职业生涯就是特殊教育，

没来得及回头看，

二十三年像二十三座车站，

一座一座立在了身后……

来言

LAIYAN

庆祖杰 著

看到过一句话——人的一生要做四件事：
盖一座房子，养一个孩子，
种一棵树，写一本书。

LAIYAN
来言
庆祖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言 / 庆祖杰著.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51-1734-3

I. ①来… II. ①庆…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1196号

书 名	来 言
著 者	庆祖杰
策划编辑	徐 蕾 郑海燕
责任编辑	王雅琼 郑海燕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734-3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看到过一句话——人的一生要做四件事：盖一座房子，养一个孩子，种一棵树，写一本书。人到中年的时候，忽然有了对照这四件事的冲动，还较了点真。前三件事都做了，就想写一本书。

写书和走路、开车类似，都喜欢自己熟悉的路。专业的作家每每会有体验生活的做法。像我这样的文学票友，还是相当业余的，只能将回味生活当作体验了。我工作后开始的职业生涯就是特殊教育，没来得及回头看。二十三年像二十三座车站，一座一座立在了身后。我像是开车在前进，又像是坐车在旅行。有很多人会评估所从事的工作对人生的影响——荣耀或卑微，积极或消极，出世或入世，职业或事业。我呢？我走过的二十三年的路，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一直在一条路上走，故而没有细想，也没有比较。横向的，纵向的，都没有。也可能是不敢想，想多了会失重，会无处藏心，掩饰都掩饰不了。就如前段时间，回到我面临拆迁的故乡的村庄，是仲春，草木葱茏，一派的生机无限。父母亲一砖一瓦搭建的两层小楼掩映其

中，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可是我发现它分明在流泪，是告别的泪，无奈的泪，远行却不再回来、有去无回的泪。可是我们都无能为力。其时，电视里正在播报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后救援的相关消息。请谅解我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表达同样一个心情。

诧异于我想写一本书时，冒出来的有限素材，都是与我涉及的工作、生活经历有关。之所以说涉及，是书中人物有我的影子，我尊敬的长者的影子，我的同事、同学的影子，我的师范学生以及我的残障学生的影子。但没有一对一的原型——我伤害不起自己，更不能伤害别人。小学时，老师就告诉过我们，一个人物可以有几个原型。综合的越多，人物就越饱满。不知这几十个字，够不够得上废话的档次。我知道，想将话说得让人看了就觉得浪费时间，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会有喜，有怒，有哀，有乐。缘由不同，背景不同，结果也自是不同。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在摆弄这些文字时，重温了我及我熟悉人的喜怒哀乐，我承认了一个事实——我总是被一种叫无奈的情绪笼罩。它存在我的意识里由来已久，只是我从未刻意地触摸它。就如我生长的村庄，父母辛勤搭建的房屋，它们都必然消失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城镇化浪潮中。几乎没有声息，谈不上主动，还是被动。

无从选择。

除非亲历，你不能想象这样的场景。有那么两三年，我给我失去了声音却努力着到大学来求学的学生上课。我用的是手语，还加上口

语，我教授的内容比较丰富——哲学、经济学、法律，当然，你不能
用研究的标准来要求我和他们。其实我非同一般的空虚，说折磨也不
过分。为掩饰内心的空虚，在课堂上，我会发出让自己觉得真实的响
亮声音，比高考前夕各地的县中重点班的语文老师还要亢奋，并且激
昂。整个教室的空气都被弄得莫名其妙，嗡嗡作响。拎着水壶从教室
外经过的物业公司的师傅，惊异地站在窗外，他不仅莫名其妙，脸上
还挂着与职业不相称的惆怅和同情。是仿佛知道我的声音徒劳的人的
同情，是不需要掩饰的同情，何况他的同情还添加了摇头，以及姗姗
而去的背影。我知道，他同情的不只是我，还有在我唾沫星子笼罩下
的学生。和他们在一起，我离不开声音，却又害怕声音。你可能一辈
子都体会不到我在这样的空间中的感受。但你一定走过夜路，做过夜
行者，是空旷的野外，漆黑的夜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夜行的惊
悚。面对失去声音的人，声音是人的渴望，声音也是人的噩梦。不只
是行路者，也包括我，我的同学，我的学生。

一个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为了写本书，学着把事情讲成故事。
故事不精彩，叙述也不矫情，甚至有点沉重。讲完一段，回头看，又
说不出这样讲的理由。于是，为自己开脱——无奈，是不需要理由
的。或者，无奈，就是一种理由。

有的人，有的事，你可以回避，但无法忘掉。记忆是否支离破
碎，要看时间的态度。关于时间的说法，可以发生“破镜”，也可以
出现“重圆”。盘点生活，我们要接受毫不犹豫的光鲜，也要面对毫
不含糊的丑陋。

不知道自序里是否都要说一番感谢。流行的借口是——该说的不说也不对。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筹）丁勇书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蕾女士，郑海燕、王雅琼老师的关爱，使我电脑里的文字，汇聚在有缘人的面前。

实现了我写一本书的愿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丁祖杰' (Ding Zujie).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expressive style.

2014年5月3日



继续是在午休的甜梦中被轰轰的敲门声给砸醒的。

继续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还有些迷糊。门的冲击声通过空气撞击着他的耳膜，搞得他的脑袋嗡嗡作响。继续有点生气。他没看地上，习惯性地用脚去勾上床时蹬掉的塑料拖鞋，揉着无精打采的眼睛，朝宿舍的门晃去。

都说过了不准中午来找我，还是不听。他没有问是谁，还能有谁，问了也没用，只要门关上，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找他。他们自己听不见，以为老师也听不见。老师是听见的，问题出在即使门被敲开了，他们自己也听不见。

继续拧开门，准备打出一个带点生气意味、带点烦人表情——“又怎么了”——的手势。他的手形只做了一半，还没完全展开，只是刚刚抬起，就停在胸前，也就没表示出任何意思。手形和手势不同，手形只有完成为手势，才有词语的意义，才有表达的内容，才能叫作说话。他的这个动作贴切地用一个成语来说，叫欲言又止，或者

张口结舌。总之，没有说出话来。

门口立着的是老校长。老校长的手也扬在空中，显然是门的打开让他再一次捶门的动作没有做完。继续愣了一下，他显然睡忘了，他工作的这个地方，除了聋哑学生，老校长也是这样隔着门找人的。老校长的听力这两年每况愈下，到了聋哑学校后，朝着聋哑人的方向靠近得很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他听你说话时，要做一个动作，把脑袋和身体的角度调成与你合适的方向，让耳朵对声音的搜集更有效率。老校长听人说话的表情，动感、丰富、专注、认真，让你不忍分心，不能敷衍，想打九折都不行。

没等继续张口，老校长招手示意跟他走。继续有点尴尬，他发觉自己对嘴巴的控制越来越落在了手的后面。平时对自己也就算了，今天的老校长面前也没调整好发条。

老校长不会打手语，也不用和继续打手语，他们之间的交流用的是口语，还都属于听人的范畴。

“来言被弄到隔壁去了。”老校长瞥了两边一眼，对继续说。

老校长指的隔壁，继续知道。

继续工作的单位是浦江县聋哑学校。浦江是南京的郊县，和南京一江之隔。刨除隶属关系，南京是南京，浦江是浦江。浦江的人习惯说南京那边怎样怎样。虽然只有五亩地，两排大大小小十五间半的平房，但浦江县聋哑学校单门独院，砌有围墙，是个独立的单位。再拔高点说，还是县教育局的直属学校。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它在县城，真要深较，准确地说，出县城西门两公里。

作为单位，聋哑学校有个大门。说是大门，实在很小，和聋哑学校的校园面积成比例。大门没有门房，也不需要人值班，隔壁的教师进修学校代劳了。出了这个门不算出门，真正的门是进修学校的大门，全天候，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聋哑学校从老校长到老师学生，上街、回家、看病、开会，不论外出干什么都要穿过进修学校的大院，经过门房的许可才能进出。聋哑学校的门只是个通道，门的管理职能在它身上的体现就是防止聋哑学生窜到隔壁去。这个门中门是在进修学校北侧的围墙上开的，居于聋哑学校里面两排平房之间不在正中的位置上。站在聋哑学校的院子里看，这门显得不等称，距西边的一排房子太近，骑车进来，不小心能冲到教室的走廊上。这个门开得不安全，不符合中国的建筑学风水。这个门开得最憋气的是不雅观，它原本可以居中的位置端坐着一座厕所。聋哑学校的两排平房坐东朝西，这个挤占了大门位置的厕所堂而皇之地坐北朝南，聋哑学校毫无办法，厕所的厕史远远长于他们的校史。聋哑学校的人和进修学校的人照面最多的就是在进进出出自己的大门的时候，碰到后者提着裤子解着腰带从厕所里进进出出。开始来的人，会觉得不雅。时间长了，大家都这样，慢慢也就习惯了。无论进出厕所，都是人生之快事。办好事和急着办事的人，都不屑计较。

聋哑学校的大门是以关闭为主的。没有看门人，教职工人手一把钥匙，自己开关锁。学生集中进出的时段每个月两次，他们间周休息，一次周五下午回家，一次周日下午回来，班主任轮流值班。

五亩地的校园，很近的路，和老校长话语的简练相当。

继续听得很清楚。他班上的学生——来言，中午爬围墙，偷看进修学校的女人上厕所，让隔壁的人给逮着弄到办公室去了，让他们去领人。

继续看了看走在自己左前方的老校长一眼，试图探出他对这件事的评判。老校长花白柔软的头发随着脚步的交替微微颤动，额上的皱纹纹理清晰，神情并无起伏。继续没有得逞。

继续和老校长走进的时候，来言站在进修学校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办公室里，陪着的还有后勤主任。他们对来言束手无策，无从谈起。一句话没说，一句话也没说上。后勤主任展示出很崇高、很强烈、很领导，也很男人的气愤。“受辱”的是他分管的食堂的一个女工，忙活了一中午才有空上趟厕所，万没想到一个不会说话的小流氓，趴在厕所的墙上，把她吓得肚子痉挛。她本来想说“下面”痉挛，考虑到会引起无限的遐想，话临出口，脑筋急转弯，换了个部位。她强烈担心声誉、心理，还有功能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些话，一半是女工所想，一半是后勤主任所想。女工的认识本没这么深刻，后勤主任从关心的角度，做了启发、引导。启发引导的效果很好，唤醒了女工很强的节操意识，哭哭啼啼的不肯罢休。副校长亲自出面安抚了好一阵，还当面责令后勤主任下午就在厕所边的围墙装上铁丝网，坚决维护进修学校女教工的权益。副校长以宣战的口吻，发布命令：“隐私就是主权，主权无比宝贵，决不能再受侵犯。”

副校长慎重地当着女工的面给老校长打了电话，口气沉重地让他亲自来处理。副校长扫视着后勤主任，先熄了他的“火”，又对女工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他只是一个孩子，又不能说话，不会到处乱“讲”的。“我们能把一个聋哑孩子怎么样？动静闹大了，对他不好，对你尤其不好。”副校长的入情入理让女工被来言眼睛剐开的“伤口”慢慢愈合，眼泪也层层收缩。眼泪止住，天也就差不多雨渐止，多云转晴。女工害羞地表示不想让聋哑学校的人看到她，恨恨地用红肿的眼球在来言身上又滚了一遍之后，走了。

来言静静地看着他们，他的目光明亮透彻，透露出不解、惶惑。他不明白他怎么了，他们要揪着领子把他拖到这里。那个姐姐为什么要哭，要用那样带着仇恨、鄙视的眼光瞪他，还不时地用手把开口略大的上衣领子往上提。他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他意识到，他们的反应是奔他来的，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不断向他扔过来，但他不知怎么去接。十二岁的来言，只有单向的感受，连旁听的角色都不配。

副校长和老校长都是县里教育界的老人，再熟悉不过，这样的“事情”也无需多说，搞了一辈子人事工作的老同志了，心知肚明。

做了个口头上的交接，责任和人就都由聋哑学校领回来了。

聋哑学校的教师办公室有两间，语文数学各一间，集体办公。老校长示意继续把来言带到宿舍去谈话。

正是五月暖暖的季节，从太阳到地球都散发着慵懒的气息，小小的校园在阳光的抚摸下，一片寂静。午觉完成了一半的继续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哈欠，他下意识地瞟了老校长的背影一眼，赶紧用手将剩下的哈欠给按了回去。这个哈欠就像今天的午觉一样，夭折了。

虽是一年级，站着的来言个头已到了继续的肩头。继续想了想，

把屁股顶在书桌的边沿，腰就自然地送出点弯曲，“讯问”也显示出亲和力。他们的对话就是四只手的摆弄。不是在课堂，继续没有加口语。

“事情”已经清楚。继续没有问为什么，而是直接训斥来言：“你怎么可以爬上墙看女人上厕所？”

来言瘦削、苍白的长脸让继续的问话猛烈地拍了一下，迅速地充满了血色。他打手语的幅度大而急躁——“我没有看她上厕所，我不知道里面有人”。

“那你爬厕所干什么？”

“一只蝴蝶停在宿舍的窗户上，我起来捉它，它就飞走。我跟着它，它停在了厕所的墙上，我就爬上去。”

继续的疑惑挂在脸上：“什么蝴蝶，蝴蝶不是天天都有吗？”

“老师，那只蝴蝶不一样，特别大，颜色好看！”来言的手语夸张起来，蝴蝶差不多让他比喻成了孔雀。

“蝴蝶呢？”继续的疑惑像冬天屋檐下悬挂的冰锥，在正午的暖阳下，一点点消融。

“我趴在墙上，向它挪动。”挪动，是继续根据来言的手势理解，翻译给自己的。继续的心里轻叹了一口气——你不得不佩服聋人肢体语言的逼真。

继续的心理变化没有通过眼神流露。

来言还在描述：“我靠它很近了，它好像睡着了，没发现我。我伸出手的时候，以为抓住它了，可是我不知怎么从墙上掉了下来。”

来言懊恼地加上一句：“蝴蝶飞走了。”

继续的睡意完全清醒了，他眼前的动画连贯而明媚。

来言像只经验不足的小猫，趴在被五月的阳光揉得有点温度，有点硌人的水泥墙上。斑斓的猎物发出强烈的诱惑力，使他处于忘我的境界，他的世界安静极了。来言听不到自己的呼吸，也在用力不让猎物听到他的呼吸。他志在必得伸手一击，浑然不知，猎物画了个美丽的弧线飘然而去。他被提着衣领站起的地方，是厕所旁的草坪。夹杂在他和猎物一起一落之间“抓流氓”的尖叫，他丝毫没有防备。来言确实没“听”到那针对他的叫喊，因而防备也就无从谈起。

继续放松了些，趁着放松，困意又蠢蠢欲动。



继续没有测过智商，他对自己的智商有点信心。

以父母都是农民，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村学校，没花过一分钱上过一次补习班的纯粹背景，原生态的学习方式，继续在中考时在村里放了颗不大不小的卫星：全乡第一，全县第四。科举时代，算是个举人了。

继续后来的学习职业生涯中，不止一个人，包括他的父母，不止一次喟叹——他的成绩当初要是上县中，考个一本的大学是笃定的。继续不想让这些不可能的“要是”在他的人生发芽，事实上他连个选择的动机和念头都没产生过。中考分数出来，全家怀着中了彩票尚未领奖的心理，直奔那个年代对一个农村孩子已彻底改变命运的师范学校而去。

分数的优势似乎让他的去向毫无悬念。作为乡村中学难得的骄傲和果实，校长亲自带着他参加了南京城里大名鼎鼎的晓庄师范学校的录取面试。面试回来，路过县城的新华书店，继续买了两本陶行知的

书，准备领悟这位乡村教育家“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师范教育真谛。许是命运造化，最后收到的通知书将他收到了特殊师范。校长带着班主任，欢天喜地地赶在日落西山，鸡刚进笼时分，送来通知书。

校长端着酒杯，晃着肥硕的脑袋，说，他打听过了，特师好啊，虽然以后教聋哑学生，工资高出不少呢。今年县里就一个计划，不是分数高想去还去不上！他的话里，继续不知怎么竟揣摩出安慰的味道。

父母亲不介意特师、晓师的差别，儿子转户口有工作是硬道理。他们唯一不解的是晓师三年，特师四年，儿子要多花一年钱上学，迟一年工作拿钱。校长把父母的不解递给了班主任，班主任看看继续，用右手的拇食指合力推了一下贴着胶布的眼镜框，没说出话。

临别时，喝得很有成就的校长，给了继续当时是最后一次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地勉励继续：四年，要好好珍惜，要完成少年到青年，学生到老师，农村孩子到“准”城市居民的转变。校长吐出个酒嗝解释——之所以说“准”，还得经历选择工作单位这一关，留不到城里，就是个乡村教师。

班主任跟着校长的话，也语重心长地补上一句——那就和我们一样。说完看看校长疑惑的眼光，随即改口修正——是和我一样，一辈子呆在农村。

继续的特师生活，跟随南京城波澜壮阔的7路车出发，过了江东门才算正式开始。

去特师必乘7路车，7路车必经江东门。江东门跟南京古朴雄浑的明城墙没有关系，跟长江的关系也有点错位，它在长江的南面。但它是古都南京和现代南京重叠后，曝光率最高的地名之一，这得“感谢”日本人。

江东门离原明城墙最近的一个门——水西门——还有四站路。那时水西门是上海，是阿拉；江东门是土鳖，是老帽。出了江东门就一头撞进了乡下。7路车车头挑着大名鼎鼎的夫子庙，车尾搭着特师门口的螺丝桥，刚闯过都市的斑马线，就颠簸上崎岖的乡镇道路。透过路边低矮的房屋，是大片的菜地和菜地里忙碌的农人，间或有几头牲畜晃过视线。7路车驾驶员的技术、心理素质堪称一流。据说不轮几个岗位的驾驶员上7路线，是不够格的，是违规的，也是心虚和风险难料的。多年以后，离开南京的特师人，回想起乘坐的7路车依然叹服不已。有崇拜至极的说，都是人才，不到战场去开坦克太可惜。到了战场，他们开的坦克，一定让敌人的炮弹眩晕到找不着北，GPS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从全国各地来特师的少男少女们，从夫子庙上车满腔欢喜，到了莫愁湖左顾右盼，看到江东门神色凝重，出了江东门心一点点凉下来。7路车多开一站，心里的憧憬和希望就暗淡了一分。7路车，真是让很多不明就里、奔着特师而来的人，多揪了多少心。

7路车的故事很多，多得可以专门编一期《故事会》。

那是冬天里一个周日的早晨，与平时无异。

高继续他们两届的一个师姐，因为昨天晚上那个师哥——特师很小，说出名字不好，容易引发对号入座——的不听话，非常地恼火，